

相逢何必曾相识，相逢何必再相识。
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总会有美好的瞬间，
驻留在我们各自的心田。

又见桂花飘香

■ 陈瑛 著 ■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又见桂花飘香

■ 陈瑛 著 ■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又见桂花飘香 / 陈瑛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4.9

ISBN 978 - 7 - 5059 - 9175 - 0

I. ①又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诗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8172 号

又见桂花飘香

作 者：陈 瑛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奚耀华

复 审 人：柴文良

责 任 编 辑：周小丽

责 任 校 对：田 伟

封 面 设 计：杨万宁

责 任 印 制：周 欣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65389141（咨询）65067803（发行）6538915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5933115（总编室），010-65033859（发行部）

网 站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：clap@clapnet.cn zhouxl@clapnet.cn

印 刷：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 顾 问：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 书 如 有 破 损、缺 页、装 订 错 误，请 与 本 社 联 系 调 换

开 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：150 千字 印 张：9

版 次：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59-9175-0

定 价：30.00 元

目 录

散文、随笔

- 深秋的梧桐 /3
- 几度人鸥情深 /6
- 又见桂花飘香 /10
- 草恋（二篇）/13
- 爱情宣言 /17
- 情漫古城 /21
- 虎跳峡留趣 /28
- 天池的山水 /33
- 千年白族村 /37
- 大气宝台山 /43
- 永德一绝 /48
- 涌动的山灵 /54
- 天山美 /59

又见桂花飘香

- 新疆好地方 /64
阳关怀古 /70
心境闲游 /76
给生命添怡 /86
小景致 /90
童言当无忌 /93
家有阿狗阿猫 /97
轶闻趣事四题 /102
艾滋孤儿的心声 /108
如来佛与孔夫子 /118
行乞者 /121
良 药 /125
阿佤山的凤凰 /129
新加坡见闻：惩戒与秩序 /134
在美国观光——琐记 1 /142
在美国观光——琐记 2 /152
秋日的祭奠 /164
用诗篇谱写生命的赞歌 /167
心灵随感 /177

诗 歌

- 2008 年的雪 /189
春 早 /191
远山落日 /193

目 录

- 冬的枝 /195
荷的影像 /198
刚柔怒江 /200
独龙情 /203
延安精神组诗 /210
中秋月夜 /218
鸟儿多了 /220
城市病了 /222
诗歌与信息 /225
舞之梦 /226
高考奏鸣曲 /229
28 片银杏叶 /233
别再悲伤 /239
假如生命可以这样 /242
结子坊 /249
嫁 女 /251
赞老夏的格律诗 /252
火把果 /253
元谋“木罕”老树 /254
铁飞燕 /255

附录 1 /257

一封便函 /257

附录 2 /259

文之不朽真为魂 /259

又见桂花飘香
yòujīnguāixiāng

附录 3 /265

兀鹫与孩童 /265

附录 4 /267

读《在美国观光》随想 /267

后记 /270



散文、
隨筆

深秋的梧桐

早晨起来，惊讶地发现窗户外、院子里那两棵枫树的叶子，在瑟瑟的风中变得通红通红的。哦，那是昨晚下了一场雨，使枫树的叶和四周的草地好似镀了一层光亮的漆，原本的色彩更加有了质感。

空气格外的清凉，上班路上，车窗外人行道上高的树、矮的丛，绿的叶、黄的叶，脆生生、水灵灵，图画般地从窗前一幅幅掠过。机关大院里的树木，也因了昨晚那场雨，显得红的越红、黄的越黄、绿的越绿。早已过了“立冬”的节令，北方下雪了，昆明仍是一派深秋的颜色，煞是好看。

城里的天气预报历来不太准确，头天说是降温，人人穿上了厚的冬衣，可天却放了晴，到了夜晚，雨又悄然而至，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。下了也好，如若不然，便没有了今晨这般惊喜。

这真是个给人带来无限联想的曼妙时刻。

昆明有着“春城”之美誉。“春城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城市，既没有酷暑也没有严冬，春夏百花齐放、姹紫嫣红、绿树成荫，秋冬金桂飘香、菊花盛开、腊梅欲放，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生命的气息。尤其是昆明街上的梧桐树，据说有着外国血统，属法国梧桐，夏天枝繁叶茂，遮阴蔽日，走

又见桂花飘香

yujianhuayu xiang

在树阴下，对于这个并不十分炎热的市井里的人来说，倍感清凉，衬映了春城的温和、快乐和友善的色调。

这本该是一个绿色的都市，一个多彩的都市啊……

也有不尽如人意的。梧桐树是落叶乔木，每年“立秋”节气一过，梧桐树的叶就开始慢慢地枯萎了，只一阵轻风，那叶就稀稀拉拉地从树枝上一片片飘零而下。若是冷空气袭来，变天了，夜里起了大风，早晨出门，自然会发现干净的街道上又多了不少枯的叶。秋冬的夜黑得早，白天的喧闹声像捉迷藏似的不见了踪影，昏暗的灯光将树斑斑驳驳的影洒在人行道上、街边上，任凭风吹得树的影在地面上飘忽不定。还在夜幕下匆匆走着的少许行人，瞧着空荡了的已进入梦乡的城市和这满地的落叶，定会生出几分凄凉和伤感吧。几乎整个冬季，环卫工人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扫着街上的落叶。我想，大凡南方有种梧桐的城市，皆如此吧。

昨夜，街上的梧桐树淋了一夜雨，树上不多的叶子越发显得惨淡，在秋雨中瑟瑟发抖……落叶知秋，叶落冬至，可昆明秋冬的梧桐，天再冷，叶总也落不完。秋过了，冬走了，梧桐树的枝头仍零落地挂着几片干枯的叶，直至春暖花开，万木吐出新芽，在不经意间，它们才隐了身，消失在一片新绿的世界里。

记忆里，昆明多条老街上种的大多是这种法国梧桐，在我看来，它就是老昆明的一种象征，就像昆明的老房子、老街道一样。可如今，那些老房子已被拆得七零八落，老街道也改得面目全非，梧桐树却比它们幸运得多，大多保留了下来，如果连它们也被“拆”了、“改”了，人们就将失去对老昆明最后的记忆了。一个城市总得要保留它的一些与众不

同的景观，保留住这些与众不同的景观，就保留住了一个城市的某种象征和意义。

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尽管梧桐树春天还会绿，秋冬还会枯萎，尽管城市要发展，拆迁、改变还会继续，我唯愿这些梧桐树存在着，看着它们绿了又枯了，枯了又绿了。这枯枯绿绿，才让人感觉到昆明这春城也有四季的变化，也留着老昆明的某些记忆。

夜里一场雨，改变了我对昆明秋冬时节梧桐树叶总也落不尽、似有碍“观瞻”的不大好的印象。

几度人鸥情深

那个记忆是从 20 多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，有一年进入冬季后，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昆明又多了一种大家从没见过的鸟，从那以后，每年冬天人们便看到有成千上万只这样的鸟来到昆明。后来知道了，它们是海鸥，因嘴的颜色是红色的，被称作红嘴鸥，它们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越冬的候鸟。

这些在大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，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，偏偏选中了昆明来越冬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渐渐地——也就是说，红嘴鸥来的次数多了，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：那叫缘分。这缘分是有根基的，道理其实也很简单。昆明是春城，有着四季如春的美誉。冬日的春城，天蓝得清透，蓝得可爱，草木犹绿，鲜花仍盛开；昆明人民则是善良、友好、热情的，对待客人有如美丽的春城那样温暖。自从红嘴鸥飞临，市里就专门拨了粮食加工成面包，供游客或专门组织人到有红嘴鸥的地方投食。红嘴鸥得到了春城人的厚爱，它们飞越千山万水，在广阔的天地寻来觅去，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避寒栖息地，于是，每当冬季来临，就携家带口地来春城小住几个月。

红嘴鸥的到来，给春城人和来春城的客人带来了欢乐。

翠湖公园、大观楼、滇池畔成了观鸥喂鸥的好去处。清晨空气清新，和煦的阳光驱散了夜里的那点寒意，照得湖水波光粼粼，海鸥已在湖里嬉戏，引得四方游客赶来观鸥喂鸥。

在阳光的沐浴下，一群群红嘴鸥或在湖水中游，或在天空中飞，人们把买来的面包、鸥粮等扔进水里，抛向空中，红嘴鸥便争先恐后地抢食着。我最欣赏的是它们在飞翔中衔食的本领，它们扭动着娇小的身体，时而俯冲、时而腾起、时而旋转，只要你把食物抛向鸥群，准会有其中的一只能够接到，那轻灵、娴熟、利落的动作，就像是“舞的精灵”。我曾经在黄海上，看见过海鸥追逐我们乘座的轮船，可它衔食的本领，却是在这小小的湖池中领教的。它们精彩的“表演”，常常引来周围的老人和孩子、男人和女人们的欢叫声，鸥啼人笑，好不热闹。红嘴鸥们“玩”在兴头时，还会向人们炫耀，有时大约是带头的鸥一声啼鸣，便会唤起一湖的海鸥扑腾腾飞起，霎时，漫天飞舞着的鸥，像飘鹅毛大雪般，遮住了远近的景物；倾刻间，又都纷纷落入湖面，悠然自得地游弋水中，似星星白帆，装点了湖的绿。那情、那景，让春城人为之叹然，说：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吉祥物啊！

在这一派人鸥济济、其乐融融的景象中，还隐着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呢。

一次，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来翠湖喂鸥，发现一只红嘴鸥在水面上挣扎，很痛苦的样子，他和周围几个人忙下水把这只海鸥打捞了起来，原来这只海鸥受了伤，解放军就把它带回去养伤，待伤好后，又把它放回了大自然。

有一个老倌（昆明方言指男性老人），自打红嘴鸥飞来

又见桂花飘香

春城的那年冬天起，每年冬天必去喂鸥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天天如此，从未间断过。红嘴鸥对老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老倌与红嘴鸥成了亲密的朋友，老人来喂鸥时，它们就围绕着他飞来飞去争食吃。一年年过去了，老倌老了，一日，老倌死了，有人把老倌的相片放大后挂在了翠湖的栏杆上，红嘴鸥来了照样围着老倌的遗相飞来飞去，似在向他要食吃，又似在悼念它们失去的亡友。老倌在天若是有灵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一定会倍感慰藉。

还有一个人，更加神奇。记不得名字了，只知道人们把他称为“鸥哥”，他练就了用“鸟语”与红嘴鸥交流的本领。每当红嘴鸥来时，一见到“鸥哥”，就会非常自然地站到他的头上、肩上吃食，不是它们的胆子大，而是它们把他当成了哥们，一点儿不畏惧他。一边吃食，一边还叽里呱啦地与他交谈，说些什么，你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只有“鸥哥”能听懂……我不由得想到了自然界比比存在的一种奇特现象，如：鸡妈妈帮鸭妈妈孵出小鸭后，小鸭子们就把鸡妈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。春城人是用感情“孵化”了红嘴鸥，它们对他们已熟悉到了把年轻的当成兄弟姊妹，把年长的当成了父母……

人爱鸥，鸥恋人，人鸥情相通。这些感人的故事，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。

年复一年，春去冬来，红嘴鸥眷恋着美丽、祥和、文明的春城，始终不改南飞越冬的方位；年复一年，冬去春来，春城人也早已习惯了与红嘴鸥相处的日子，他们舍不得这些可爱的鸟儿离去，把企盼的心留给了来年的冬日。

(注：此篇已收集在《梦之舞》中，因参加“2010年全国散文论坛大赛征文”——获二等奖，又作了较大修改，因此将其再收入此书。)

又见桂花飘香

那院^①里，长着几棵桂花树，花开时节，满院沁着雅雅淡淡的桂花香。那院还长着几棵茂盛的海棠树，桂树和海棠树总随着季节的变化，轮番开着不同的花，装点了那院。

岁月将时光绽放在花的枝头上。8月，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，机关从旧的那院整体搬迁到了新的办公大楼，那里的环境更漂亮了，我却惦记着先前那院的那些桂树，它们留在了那院——那院今后要改做公园，园里的树要留着呢，不能随我们一起搬迁。

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，我走进了那院，从此，从家到那院，两点一线，从未间断。在家通往那院、那院通往家的路上，时常步履匆匆，熟悉了街道两旁各式的房屋，房屋门前的装潢与招牌，熟悉了路边的树木、小草，就连绕道哪条小路上班最捷径，也一清二楚；直至“十月怀胎”、女儿出生、长大、婚嫁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算来，在那院的日子也有卅个春秋了。

又到桂花飘香时，我觅着这香气来到桂树下，风儿轻轻吹来，几朵细嫩的桂花像雪花儿那样，无声无息地从我的身

① 借用一朋友的话，特指省委大院，下同。